

CAI TU SAN MAO QUAN JI

彩图

# 三毛全集

## 三毛从军记

张乐平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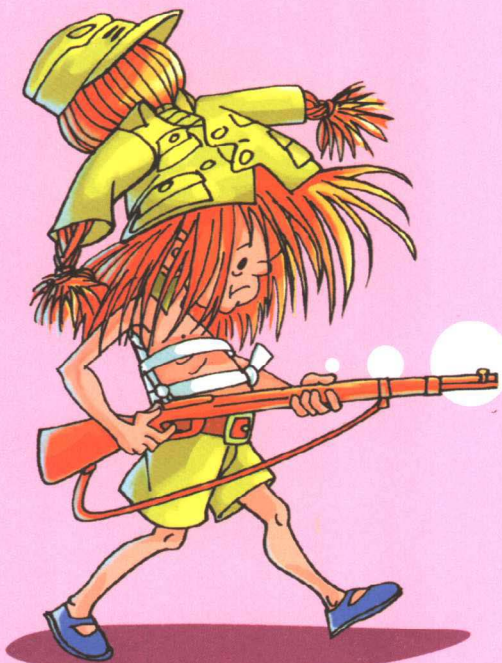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 彩图三毛全集

三毛从军记

张乐平 作



彩图三毛全集  
**三毛从军记**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南昌市子安路75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2月第2次印刷

开本 889×1194mm 1/30 印张 5.2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印数 20001-30000

ISBN 7-5391-2818-6/J·638

---

定价：18.00元



# SAN MAO CONG JU



# SAN

IN 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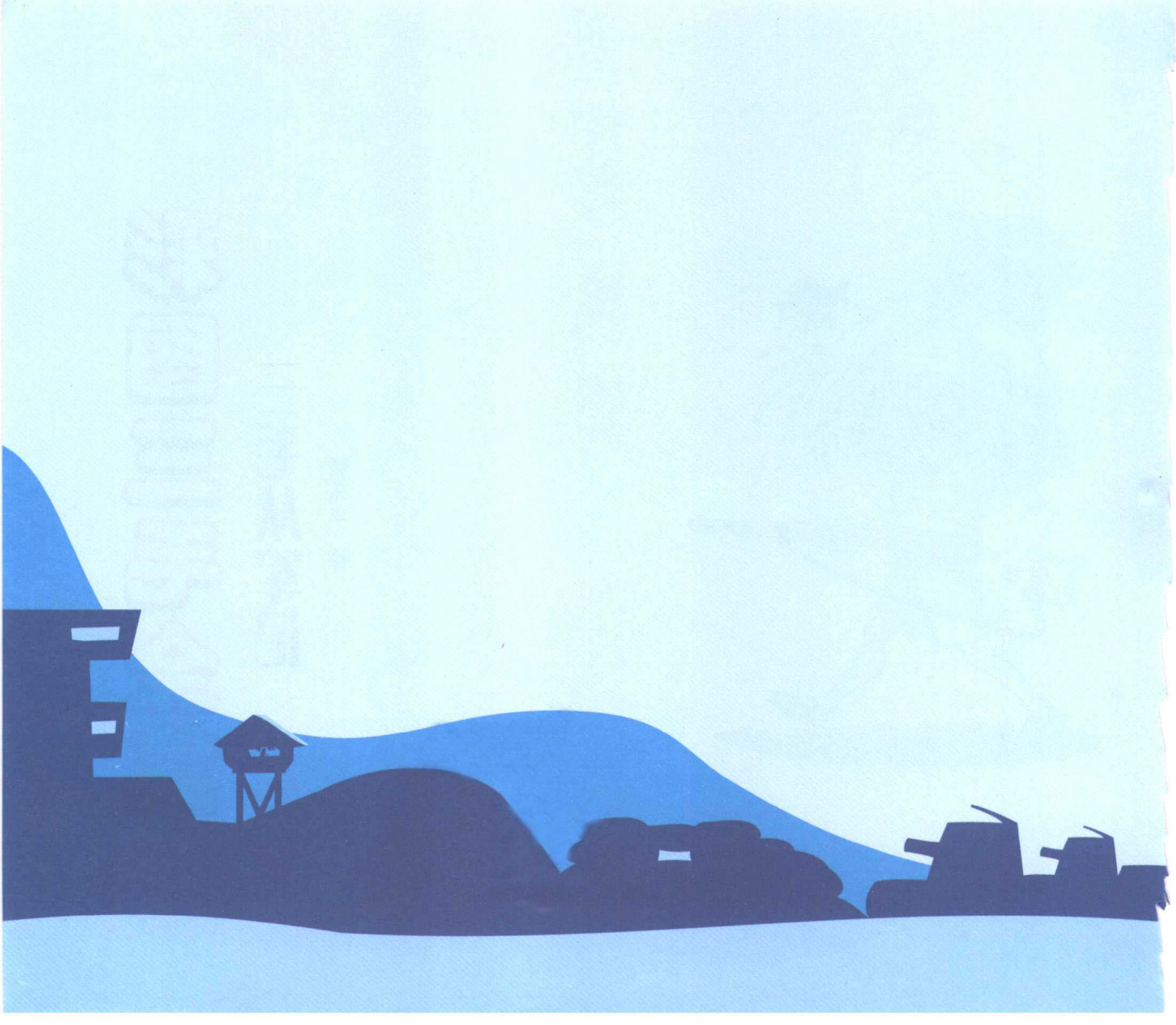


SAN MAO  
CONG JUN JI  
三毛从军记

MAO CONG JUN JI









##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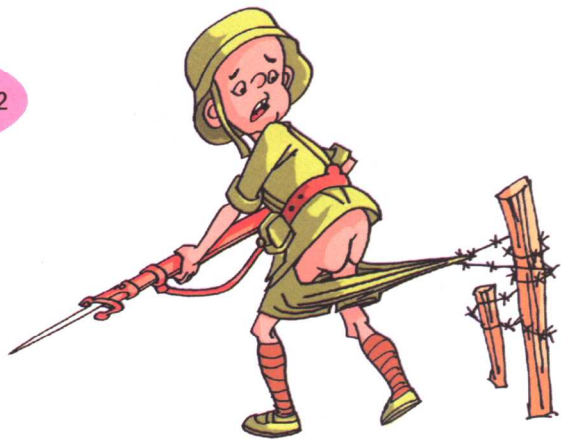
### 张乐平

1910.11-1992.09, 浙江海盐人, 中国杰出的漫画家, 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漫画作品。张乐平创作的“三毛”形象, 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漫画人物。从1935年第一幅三毛漫画问世至今, 三毛形象深入人心, 影响力波及海外。因此, 张乐平被誉为“三毛之父”。



张乐平先生笔下的三毛，诞生于1935年。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三毛漫画作品，刊登在1935年7月28日的《晨报》副刊《图画晨报》上。三毛纯中国式顽童的名字，以及与这名字惊人契合的漫画式儿童形象，立即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

此后，张乐平便一发而不可收，几十年中创作了大量的三毛漫画作品，还多次结集出版了单行本。三毛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漫画明星。30年代顽皮的三毛，40年代从军和流浪的三毛，以及后来获得了新生活的三毛，每一个形象都





深深打动了几代中国人。三毛所拥有的历史厚度和文化底蕴，在世界漫画史上堪称独一无二。1999年，在建国50周年“感动共和国的50本书”评选中，《三毛流浪记》榜上有名，名列第19位。

2005年是“三毛”诞生70周年。为此，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彩图三毛全集》。全书收集了张乐平先生创作的所有三毛漫画作品，是目前国内最全最新的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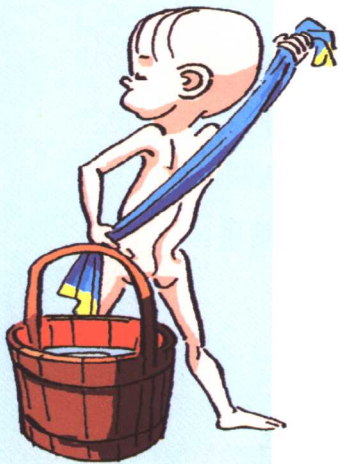
《三毛从军记》最早连载于1946年5月12日至10月4日的《申报》上。本书以1947年出版的单行版本为底本，并补充了当时没有收录进去的6张原稿。同时，为增强可读性，我们对原画进行了精心的着色，并配以简明的文字，以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





## 作者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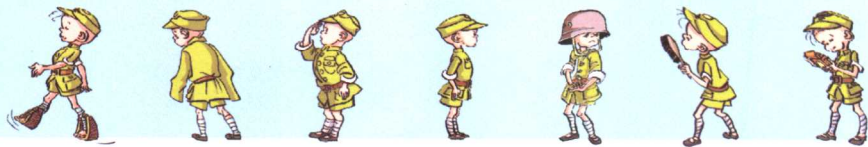
张乐平



三毛是十年前的人物，按理十年之后，该已长成一表人才了，但是我现在仍旧画三毛，而且画老样子的三毛，其原因便是我觉得三毛的生活环境，十年之中一成未变。十年前的三毛拾垃圾睡马路，十年后的三毛依然不见进步，其精神上稍有不同之点，便是十年后的三毛学起大人模样在马路兜生意，抽美国香烟屁股，喊“哈啰！乔埃”了。三毛的问题既然如此的多，因此我觉得画不完，写不尽。

“从军记”在八九年前是个新鲜动人的题目，但是八九年后便是乏味的老调了。弹老调不讨人喜欢自是理由以内的事





情，不过我鉴于八年之中男女老少人人参战，三毛如不参战，在情理上讲，有点不通，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任他合格不合格，决定要他报名当兵。冲动之下，不免毛病百出，譬如从三毛的年纪上讲，投效从征，本不大合理，如其故作渲染，便不近人情，假若说一无勇气，也未免有失从军本义，因此在军营之中，如何恰当地安排这个角色实在困难。不得已之余，我又把三毛画成丑角了。历年以来，我最感伤心的便是有意无意都将天真未凿的三毛画成了小丑一路的角色。三毛的问题虽多，但此问题责任不在三毛本人。我天天画三毛，天天发现三毛的顽劣缺点，因此盼望三毛的生活环境能得到改善的心情也特别殷切。

写“童话”难，画“童话”恐怕更不易讨好，希望朋友和读者多多赐我意见，俾得改进。

一九四七年一月





## 作者谈漫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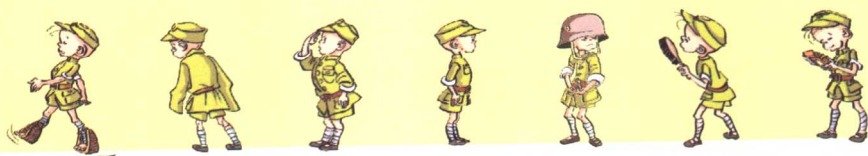
### 我们不能解甲

张乐平



漫画是为艺术而工作的画，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它另具一种风格与内容。一张成功的漫画能启示问题，指责错误，把对象分析得十分清楚，像一篇正确的论文一样，使人看了豁然大悟，甚至使人惭愧，头痛，而且更显得欲哭无泪，欲笑无声。它不是绘画部门的小丑，而是醒世的号角。一些前进国家对漫画十分重视也就是这关系。

在中国漫画发展的历史并不久，在



战前漫画刊物虽然很多，但是大多数漫画作者取材没有一个中心，内容和技巧都很散漫，不能引起很大的作用。自从抗战开始，大部分同志都参加了实际战斗，在后方，在前线，在敌后甚至穷乡僻壤，对抗战宣传，着实贡献过很大的力量。虽然在八年艰苦奋斗中，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从大壁画到布画，由布画改绘磅纸，由磅纸而草纸，由制版而改以刻木，我们从没放弃过一刻的岗位。所以，在一九三九年的初春，日本的漫画界曾经开过一次座谈会，他们承认给中国漫画界打了败仗，这就是我们奋斗得来的代价。现在敌人虽已屈服，但我们决不因此而解甲，今后在复兴的环境中更须认清立场，公正严肃地继续努力。

摘自《民主！不能没有漫画》（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文汇报》）







## 作者谈三毛

### 我怎样画三毛的 ——为“三毛义展”写

8



十五年前我开始动手画三毛，那时中国的漫画工作者似乎还甚少尝试不用文字对白的漫画创作，就是读者似乎也没有养成欣赏不用文字说明的漫画的风气。特别是长篇连载的漫画，作者似乎必须添上若干文字以补画笔的不足，而读者也似乎习惯于通过文字的媒介来了解画面的意义。

我画三毛，当然是一个冒险的尝试！我想尽可能减少借助文字的帮助，要让读者从我的画笔带来的线条去知道他所要知道的。但我对人生的体验太少，就拿我所要创造的三毛来说，虽然环绕在我周遭的正是成千成万的三毛，我从小就和这些识与不识的三毛身贴着身，心贴着心；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我就是从三毛的世界长大的！”即使这样，我还不能说，我已彻底了解三毛的生活相。我还不保证我的画笔如实地把三毛的真面目毫无遗憾地传达给读者。



但我毕竟勇敢地舍弃运用连篇累牍的文字说白来创作三毛了。我每次新到一个地方，甚至我每天离开自己的屋子走到每一条大街上，我都可以看见我所要创作的人物。他们永远是瘦骨如柴，衣不蔽体，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以避风雨的藏身之处，更谈不上享受温暖的家庭之乐与良好的教育。我们这个社会到处就是充斥着这些小人物，充斥着这些所谓中国未来的主人翁，充斥着所谓新生的第二代。我愤怒，我咒诅，我发誓让我的画笔永远不停地为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朋友们控诉，为这些无辜的苦难的孩子们服务！尽管我的技巧还没有成熟，尽管我的观察还有遗漏，但我爱人类、爱成千成万在苦难中成长的孩子们的心是永远热烈的！十五年来，我把我对他们的同情、友爱，通过我的画笔付与三毛！我从未措意自己的劳苦，我更未计及自己的成败，我只一心一意通过三毛传达出人生的爱与恨、是与非；光明与黑暗……

十五年来，在我创作三毛的过程中，最使我感到安慰的，就是成千成万识与不识的小朋友们都爱看三毛。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后，我先后在《申报》和《大公报》所发表的《三毛从军记》和《三毛流浪记》，曾经获得广大读者的支持，他们为三毛的痛苦而流泪，也为三毛的快乐而雀跃。千千万万识与不识



的小读者们常常随画中人三毛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我就常常接到这样的读者投书：“兹寄上毛线背心一件，祈费神转与张乐平先生，并请转告张先生将此背心为三毛着上。近来天气奇冷，而三毛身上仅着一破香港衫，此毛背心虽小，三毛或可能用，俾使其能稍驱寒冷，略获温暖，千万读者亦能安心矣。”这是成百成千感人心肺的例子之一。我常常为这些纯洁伟大的爱心所感动，我知道我的辛劳并没有白费，这也正是说明为什么我成年累月不眠不休地创造三毛的理由。

十五年来，我画三毛，我忘不了开始时的孤单和寂寞，但现在却有着成千成万识与不识的朋友结伴而行。路本来是没有的，有人走才有路。毕竟我为自己开辟一条创作的路。三毛是不会孤独的，我自己也不再是孤独和寂寞的了。

孙夫人主办的儿童福利会，为了救济跟三毛同一命运的小朋友们举办“三毛义展”。我抱歉我的作品还没有成熟，特别是三十张彩色义卖作品，都是在病中赶画的，但是想起千千万万的三毛们因为孙夫人这一义举而得到实惠，作为三毛作者的我，还会有比这个更快乐的经验么？

张乐平

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

